

苦我经矣

熊宗荣 著

一
苦我往矣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昔我往矣/熊宗荣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11

ISBN 7-5354-2886-X

I. 昔…

II. 熊…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009 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邓 薇

装帧设计:王 玥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金都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375 插页:6

版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0 千字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李先念主席接见
《虎将军》剧组
代表（1991年6月
21日于中南海）

在广水市政协四届一次
会议上（1999年1月24日
于广水宾馆）



检阅部队
（1994年5月6日于空降兵某部）

当选随州市政协副主席
（2000年11月30日）





和谐
(1991年4月于长岭新庵村)

在全市宣传工作会议上
(1993年冬于广水)



阳春三月去踏青
全家欢聚乐融融
(2002年3月23日
于蔡河监生店)



与宣传部的同事们在一起
(1990年4月3日于徐家河)



结婚纪念
(1978年春
于应山)



印台春早
1984年于应山印台山)



住陈巷工作
队的队员们
(1977年7月
于应山一中)

最早的留影 (1963年5月
1日于麻穰市小学)

应山县麻穰市小学第十一届毕业师生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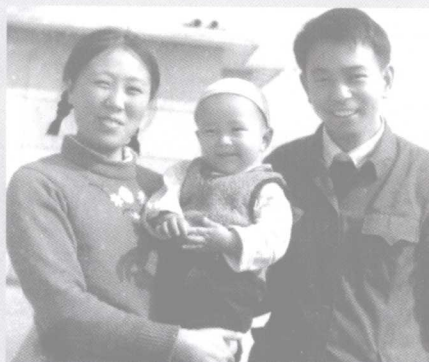
大學畢業留念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大學畢業留念
(1975年12月于
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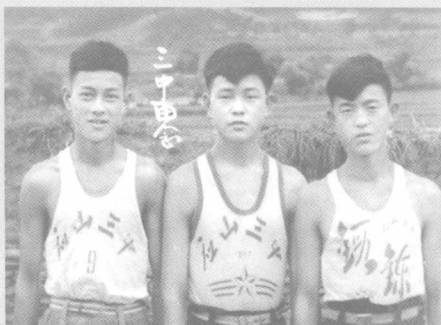
相聚老屋
(1994年2月11日于徐店老屋)



情趣 (1981年春于应山)



父子情深
(1984年春于应山
印台山)



三中岁月
(1966年7月于应山三中)



青年时期的伙伴
(1968年夏于应山)



杏仁山下
(1970年1月20日于蔡河师训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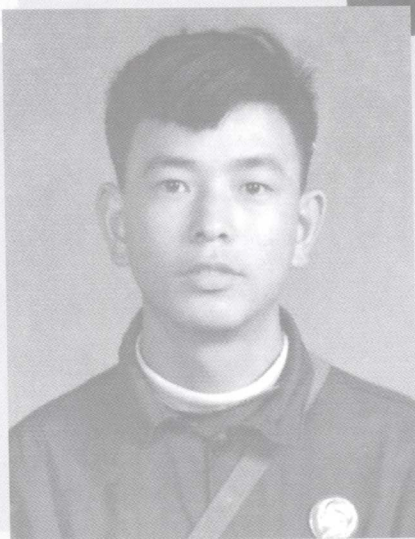
任教时的同事
(1972年10月20
日于徐店学校)



小学时期
(1963年夏)



中学时期
(1965年冬)



务农时期
(1967年春)



大学时期 (1975年秋)



工作时期
(1976年春)



母亲（公元1912年-1978年）

我的母亲不倦地抚育我成长，给了我生命、智慧、健康和无穷无尽的爱；而我，惟让她徒添白发。



作者简介

熊宗荣，笔名小河。生于1949年9月，湖北省广水市（原应山县）人。湖北大学中文系毕业。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随州市作家协会顾问，高级政工师。曾当过农民、民办教师。大学毕业后先后任应山县教育局教研员，中共应山县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组织部秘书科长、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长，中共广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广水市政协主席，现任随州市政协副主席。

青年时代曾热衷于诗歌创作，后长期从事通讯报道、理论研究和宣传思想工作。工作之余所写的文章常在国家和省、市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集《山道弯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小河弯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随笔集《访美纪行》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一种幸福

启文

年纪逐渐大了，有时就免不了回忆一些往事。我对宗荣说，我们都进入了回忆往事的年龄。

说这个话的时候，宗荣的儿子在场，似乎也是对他说的。年轻人在一心一意地奔未来，那迷人的未来远远胜过回忆。虽说年轻人也有往事，但年轻人的那些往事，往往还需要伴随他走过几十年后，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往事。

我与宗荣认识多年了，而且都长期干着宣传工作，但是，真正知道他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往事，拥有如此丰厚的幸福，是读了这本《昔我往矣》之后。我甚至有些妒忌起来了。

我是把他这本集子当作一种自传体裁的文字来读的。

人人都有童年。宗荣的童年无疑是苦的，但他说：“因为我一出世便遇到了苦，苦惯了，没有比较，反倒不觉得苦。”实际上，他认为他的童年是幸福的：掏鸟窝、掏蜂巢、捉鱼摸虾、弹石子、捉迷藏、放牛、拾麦穗、偷枣子、打架等等。后来上学了，他还经常想起柿子树上的知了，想起泡桐树上的斑鸠和热热的斑鸠蛋……所有这些，自然就把一个“苦”字省略了。凡是农村长大的人，可能都有过这种经历，但我还是羡慕他，因为他写了出来。

在最富于梦想的青年时代，他遭遇“造反有理”的疾风暴雨。在那疯狂的大潮里，他理所当然造起“反”来，而且带头从自家开始扫“四旧”。把家里的神位打破了，把母亲最心爱的青瓷花碗丢到泥塘里去……后来，因为自己的中农家庭，又被迫离开了造反组织。那个年代产生的一切，使他感到迷惘，但他能用一种纯朴的良知去度量。对一个十分幼稚的青年来说，能把握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在那个年代里，他对自己命运的诸多不幸，有过苦恼和愤懑，但总能泰然处之。几次

民办教师转正的不公，卖柴被欺的遭遇，让人感到不平。但更值得同情和佩服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与命运的抗争和对前途的追求。

宗荣对人真诚，而这种真诚也为他赢得了友情和爱情。他对父母、对兄弟、对童年的玩友、对师长、对同学的真情，无所不在地流露出来。小时候他爬到树上偷了酸枣，没有忘记给怀孕的陈家二嫂多分一把。他对腊梅、对玲玲、对开华和其他同学的纯朴情谊，又是那么纯洁感人。我们在嫉妒他得到那些芳龄女性好感的时候，不应忘记他对别人所付出的真诚。同事给他介绍对象，他把女方撂下，自己去参加卸车搬柴。谈恋爱当中，虽然他献给女友的是一些读不懂的古体诗，但他还是赢得了爱情。说来是缘分，实际是真情所致，他的女友显然读懂了他的真情，于是在这个大千世界上，才有了“这一个”幸福的家庭。只要真诚，即便一个人所做的并不惊天动地，也是感人的。他对开华的态度也是如此。儿时的好伙伴，当了几十年民办教师，当自己身居重要岗位之后，却无法帮助开华解决这一人生最大难题时，他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正确处理了情与理的关系，当然也得到了开华的理解，是真诚使他没有失去兄弟般的友情，当然也没有失去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业操守。

宗荣对父母之情，更是深厚。他大学毕业工作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厅堂里为父母搭了一个灶，好让父母有一个独立生活的地方。那时每月三十六元工资，还要偿还上大学时欠的债，每次回家都要给父母二三元钱。在当时来说，也是难得的。我想，一个人是否有爱心，应从他是否爱父母开始。这是不是一个能推而广之的标准，姑且不论，我认为，宗荣这么做本身一定是一种爱心所使的。

他不是完人，回忆往事，他也有过自省。宗荣也有常人之短，但一旦发现，就会改之。从文中我们就可读出这种真诚。

凡写文章，我以为第一重要的是以情感人，回忆亦如此。宗荣这本书最值得称道之处，正在于此。而涉及诸如工作中具体事情的经过和结果，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说就显得稍为逊色了。虽然这些经

过和结果在当时曾经是十分重要的。

宗荣对我说，他儿子对他写的东西不感兴趣，他也不大喜欢儿子写的一些诗文。我只能说这是代沟。

如今的年轻人，显然没有经历过母子两人分吃一个面馍的饥馑，没有经历过一百多斤柴火只卖八毛钱的穷困，也不知道，为了一件毛线衣，上山削黄荆条，挑到街上去卖的艰辛。

我认为，写出这些作品，没有阅历不成，而没有一定的阅历也不可能真正读懂这些作品。

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他曾经干过什么，而且也体现在他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告诉人们一些什么。我认为，宗荣的几十年是充实的，他用自己独特的行为充实了这些似乎平淡而且有限的岁月，又用自己的真诚总结这些往事。在这些未经雕琢但很流畅的文字里，回顾了这些岁月，让我们得到某种启示。

几十年风风雨雨，有过生命和意志的磨难，有过亲情、友情、爱情的抚慰，有过欢笑，有过苦笑，有过眼泪。于他，都是用情的。惟因如此，他的回首往事，是幸福的。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2004.3.30 于武昌东湖

山路跋涉者的精神还乡之旅

——读熊宗荣先生散文新著《昔我往矣》

李俊国

当都市化进程日益成为当下人的生存经验和日常事实之际，在技术物品大地化，有如无处不在的“技术场”，已经慢慢将我们的生命和文学剥蚀得几乎匆忙而平面而呆板的年月，我读到熊宗荣先生的自传性散文集《昔我往矣》。《昔我往矣》，带给我某种程度的阅读震惊——那种粗犷、简拙、苦难生命过程中闪现出的文学特性与人性温婉以及生命姿态的坦诚质朴与智性执著——启导我关于生命与文学的叹喟与沉思。

《昔我往矣》的文学诗性，来自于作者对那大山深处、小河岸边、田野村舍的少年生命空间和人生历史的细敏感觉与鲜活记忆。应该说，那是作者自我也是共和国历史中的一段酸痛苦涩的经历，但是，因为作者坚持“用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个小故事、小片断，从某个侧面来反映这个阶段的真实情况”，于是，熊宗荣先生的《幼年往事》、《大山记忆》、《那年那月》小辑里的几十篇文字，保留了大量的作者童年、少年、青年期的鲜活场景和呼之欲出的人事：爬树偷枣（《村头那棵酸枣树》）、下河摸鱼（《小河弯弯》）、山野雾淞奇观（《雾淞》）、山寨游戏之乐（《同心寨》）、乡间艺术狂欢（《皮影戏》、《山乡采莲船》）……酸痛苦涩，是这段历史（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时期）的底色，但作者却能从这苦痛底色里保留那份生命的好奇与细敏，并以生命的好奇与细敏，掘发出人之于灾难和荒诞历史的特殊记忆和个人化叙事。像《寂》、《半碗米》、《土坡当舞台》一类文字，是个人化叙述灾难历史的极好例子。由此，让人联想到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和《桥》，沈从文的《湘西散记》，

萧红的《呼兰河传》，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纪事》。

生命体验的鲜活细敏，往往源于作家的人性温爱情怀。几年前，我与熊宗荣先生一家有缘相识。从他的轻言曼语中，从他的轻举细动中，你能够觉察出熊先生的睿智与从容，矜持和温婉。读《昔我往矣》，你更容易体会出作者之于大山小河，之于社会人事，那无处不在的温爱情怀。

《山道弯弯》是作者的精神自白，我个人认为，它可视为这本散文集的总领性篇目。

大山赋予了我生命，
大山赐给了我财富，
大山造就了我品格，
大山赋予了我灵性，
大山是我的严父慈母，
大山是我的精神支柱。

熊宗荣是以山的宽厚与灵性，撰写着他与故乡大地的精神性联结。在世事喧嚣的当下，已经由“山路的延伸”走出大山，身居都市，游历过海外的熊宗荣，从他已经出版的数本文集看，他一直执著地将文学与生命的触觉置于故乡山路中延展。

实质上，作者一直从事着“精神还乡”式的文学之旅。一直从事着人与故乡、人与历史的精神对话。

熊宗荣文学创作的“精神还乡”，在技术物品大地化的今天，他只带有一种礼物，那就是“爱”。在“爱”的滋润下，大山显出浑厚，小河泛出灵性，儿时伙伴野趣跃动，农夫村妇质朴豪爽；……在“爱”的视野中，作者捕捉到粗糙生存状态下，“文明”者的精神风采：中学师生的温情（《三中岁月》），县城师训班的知识精英们的姿态（《杏仁山下》），省城大学校园的学者风度（《白云黄鹤》辑里的文章）……另外，血缘亲情之爱（《沉重的晚情》、《无尽的思念》、《顽儿无奈》），男女之情（《腊梅》），同学之谊（《江城风雪夜》、《寝室春秋》），夫妻情爱（《男大当婚》、《拉住

生命》、《一只灯泡》),都是在朴实细语中能让人拎得出斤两的“爱”的佳构。

近年来,经常参加省作协及地方作协举办的曾经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创作的作品研讨会。省作协及高校文学研究者一致认为,近年来出现的老革命老领导们积极参与文学创作的文坛现象,为本已繁丽的当代湖北文学创作,又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熊宗荣同志正值盛年,绝非“老年”,但他历任县、市级相关部门的领导工作,积攒着丰富的人事阅历与实践经验。

因此,这本散文集《昔我往矣》也就具备着多重的文本意义。一是作者个人的生命史,自我“成长”的心灵史;二是社会历史演变史;三是区域性的风俗民情史;四者,还是一部大别山脉的旅游风物的诗性指南。正是从上述意义层面,我为熊宗荣先生这本新出版而欣喜。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在日渐“现代”的当下,去接触感知当年湖北应山大山乡野并非“现代”的历史,它能够使日益苍白茫然的生命,重新品味作者的成长记忆与生命碎片,在一串串鲜活的生命碎片中,重新感悟生命的过程与质量。

或许,因为我的成长经历与熊宗荣先生有几分近似,并因此而产生对《昔我往矣》的共鸣与偏爱。正因如此,我也有两点苛求:一是如熊先生的爱子熊源指明的,“本书的写法,稍嫌单调,基本以记叙为主”。的确,如果在叙述姿态,叙事手法方面更多样些更活跃些,会增添出阅读感染力;二是缺乏必要的“放纵”,感觉思绪的“放纵”和人事描写的“放纵”。

我总猜度,凭熊先生灵慧聪敏的生命状态,历经沧桑披阅世事的人事经验,他肯定有说不完道不尽的人生故事与生命感觉,或者,历史思绪。可是,他只是在故乡山水处“放纵”出他的诗性才华与细敏感觉,在故乡人事历史面前,熊宗荣先生往往又回归于他固有的矜持,少了些文学描写的“放纵”。我也猜度,在作者笔下,许多的人事故事未能充分展开,许多有关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生命思绪往往点到即止。